



~~00014~~ 0277.



44529-33

~~4452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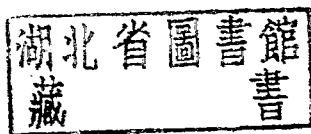
魯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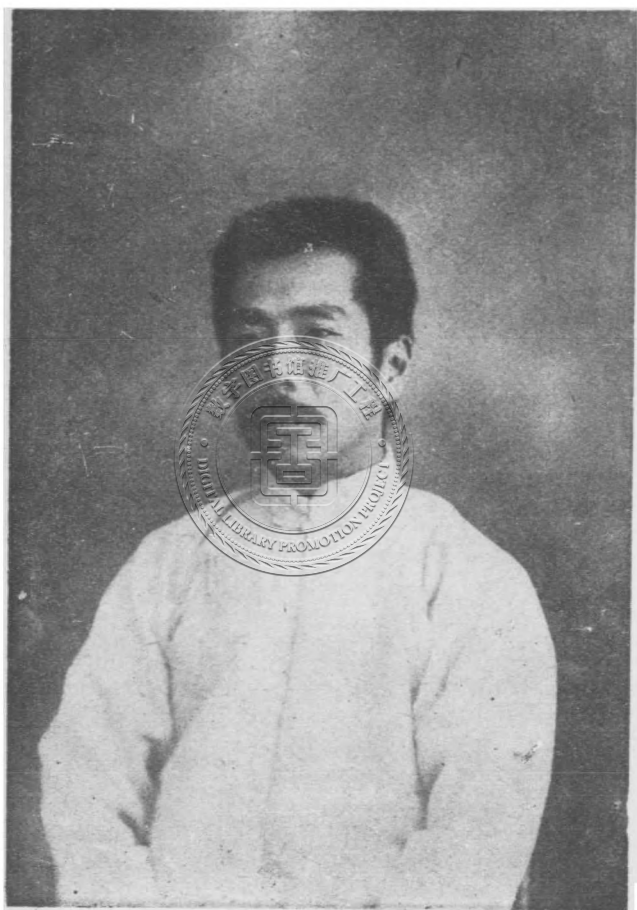
第十四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

1948





一九二六年攝

第十四卷



俄羅斯的童話
彼得
約翰

魯迅全集 第十四卷 目次

小約翰

引言.....五

原序.....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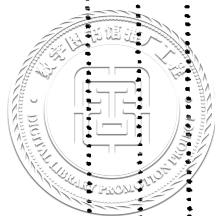
小約翰.....二七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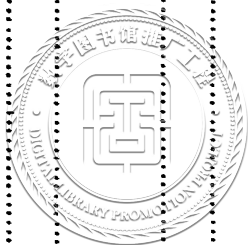
拂來特力克·望·萬單.....二五

動植物譯名小記.....三三

小彼得



序言·····	三
煤的故事·····	二四
火柴盒子的故事·····	二六
水瓶的故事·····	二八
毯子的故事·····	二九
鐵壺的故事·····	二七
破雪草的故事·····	二七
錢	
譯者的話·····	二九
錢·····	三〇
俄羅斯的童話	
小引·····	四三
俄羅斯的童話·····	四九
附：藥用植物	



小

約

荷蘭

王·望·蕭單

作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罷，我在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九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是總被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

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于是就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麼，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謂文學雜誌，介紹着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學的反響（*Das literarische Echo*），現在是大概早成了舊派文學的機關了，但那一本卻還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發表在一八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歲；後十三年，德文譯本纔印出，譯成還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後，他已經六十八歲了。

日記上的話寫得很單簡，但包含的瑣事卻多。留學時候，除了聽講教科書，及抄寫和教科書同種的講義之外，也自有些樂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區一帶的舊書坊。日本大地震後，想必很是兩樣了罷，那時是這一帶書店頗不少，每當夏晚，常常蠅集着一羣破衣舊帽的學生。店的左右兩壁和中央的大牀上都是書，裏面深處大抵跪坐着一個精明的掌櫃，雙目炯炯，從我看去很像一個靜謐網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羅網者的有限的學

費。但我總不免也如別人一樣，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買幾本，弄得很覺得懷裏有些空虛。但那破舊的半月刊文學的反響，卻也從這樣的處所得到的。

我還記得那時買牠的目標是很可笑的，不過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國文壇的消息，總算過屠門而大嚼，比不過屠門而空嚙者好一些，至于進而購讀羣書的野心，卻連夢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標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卻使我非常神往了。幾天以後，便跑到南江堂去買，沒有這書，又跑到九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託他向德國去定購。大約三個月之後，這書居然在我手裏了，是弗曼斯（Anna Flew）女士的譯筆，卷頭有賈赫博士（Dr. Paul Rache）的序文，內外國文學叢書（Bibliothek die Gesamt-Literatur des In-und Auslandes. Verlag von Otto Hendel, Halle a. d. S.）之一，價只七十五芬涅，即我們的四角，而且還是布面的！

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蟲的生平，菌類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

的，會因此減少若干興趣。但我豫覺也有人愛，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麼地方有着『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歡。人在稗齒，追隨『旋兒』與造化爲友。福乎禍乎，稍長而竟求知：怎麼樣，是什麼？爲什麼？於是招來了智識慾之具象化：小鬼頭『將知』逐漸還遇到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髓：『穿鑿』。童年的夢幻撕成粉碎了；科學的研究呢，『所學的一切的開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淒涼越黯澹。』——惟有『號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結果，在紙張上變成數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進，便得苦痛。爲什麼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卻未曾知道一切，遂終於是『人類』之一，不能和自然合體，以天地之心爲心。約翰正是尋求着這樣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书，然而因此反得『將知』，反遇『穿鑿』，終不過以『號碼博士』爲師，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將徑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時，纔明白這書不在人間，惟從兩處可以覓得：一是『旋兒』已失的原與自然合體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復與自然合體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

們倆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異鄉講演，因為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過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聽者都要討厭的罷。因此，我也不想再說關於內容的話。

我也不願意別人勸我去喫他所愛喫的東西，然而我所愛喫的，卻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喫。看的東西也一樣，小約翰即是其一，是自己愛看，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覺，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為我久已覺得彷彿對於作者和讀者，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為什麼早不開手的呢？「忙」者，飾辭；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卻又疑惑起來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前年我確曾決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仗着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而不料並無光陰，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學者」們的圍攻裏了。到去年夏，將離北京，先又記得了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賂夫的

齊宗顯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裏，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葉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時進行得很快，有時爭執得很凶，有時商量，有時誰也想不出適當的譯法。譯得頭昏眼花時，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聽到高樹上的蟬鳴，這樣地約有一個月。不久我便帶着草稿到廈門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學者。』于是又帶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來了『學者。』結果是帶着逃進自己的寓所——剛剛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熱的房子——白雲樓。

荷蘭海邊的沙岡風景，單就本書所描寫，已足令人神往了。我這樓外卻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隻蠶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沈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只是不見『火雲』。

時寒陰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這譯稿的時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開手，稍加修正，並且騰清，月底纔完，費時又一個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齊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別以來，迄今未通消息，雖有疑難，也無從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雖然沈默的都市，而時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來擾耳目，因此執筆又時時流于草率。務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歐文清晰，我的力量實不足以達之。小約翰雖如波勒兌蒙德說，所用的是『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但翻譯起來，卻已够感困難，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緊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octwinde entgegen,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 finstern Stadt,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ehe.』那下半，被我譯成這樣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艱難的路』了，冗長而且費解，但我別無更好的譯法，因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上了艱難的路，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動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難。我的身邊只有一本新獨和辭書，從中查出日本名，再從一本辭林裏去查中國字。然而查不出的還有二十餘，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辭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遠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實物是怎樣。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糊，蓮馨花(Primel)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形色，雖然已經依着字典寫下來。有許多是生息在荷蘭沙地上的東西，難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蟲類中的鼠婦(Kollenssel)和馬陸(Lauferkäfer)，我記得在我的故鄉是只要翻開一塊溼地上的斷磚或碎石來就會遇見的。我們稱後一種爲『臭婆娘』，因爲牠渾身發着惡臭；前一種我未曾聽到有人叫過牠，似乎在我鄉的民間還沒有給牠定出名字；廣州卻有『地豬』。

話』的教導力十分偉大，這譯名也將驀地被解爲『挑撥』。以此爲學者的別名，則行同刀筆，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簡直譯作『穿鑿』。況且中國之所謂『日鑿一竅而混沌死』，也很像他的將約翰從自然中拉開。小姑娘 Robinetta，我久久不解其意，想譯音；本月中旬託江紹原先生設法作最末的查考，幾天後就有回信：——

ROBINETTA 一名，韋氏大字典人名錄未收入。我因爲疑心她與

ROBIN 是一陰一陽，所以又查 ROBIN，看見下面的解釋：——

ROBIN 是 ROBERT 的親熱的稱呼，

而 ROBERT 的本訓是『令名赫赫』（一）

那麼，好了，就譯作『榮兒』。

英國的民間傳說裏，有叫作 Robin good fellow 的，是一種喜歡惡作劇的妖怪。如果荷蘭也有此說，則小姑娘之所以稱爲 Robinetta 者，大概就和這相關。因爲她實在和